

# 长篇纪实小说作品

独特的视角、专业的手笔、纪实的写法

罗志云◎著

记录一位胸怀人民、公正无私的父母官的工作历程

面对换届选举中出现的问题，独辟蹊径  
面对复杂而微妙的官场竞争，沉着冷静  
而各种群体事件发生及移民安置出现问题时  
总能很快找到较好的解决方案

# 安 置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安置

罗志云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置 / 罗志云 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8 (2014.1重印)

ISBN 978-7-5513-0572-3

I. ①安…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98402号

安置

作 者	罗志云
责任编辑	曹彦李玫
整体设计	成都圣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www.cdsobook.com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572-3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邮政编码 101118

“报告大会主席团，县长候选人郑钰得赞成票：23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随着人代会选举会场中总监票员的声音，会场掌声雷动。

坐在主席台上，郑钰谨慎地环视了一遍会场，心中那份得意差点控制不住。沉着！冷静！郑钰心里一直默默叨念着这些词，可是有时候你越想控制的东西却越难控制。

郑钰想大声呐喊！想大笑！

半年前组织上把他调到这个县任县委副书记、代县长。

郑钰其实一直都在认真履行县长的角色，上上下下都拿他当县长，大家都叫他郑县长，没人提起他那个“代”字。

可他很小心，在处理工作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财务上需要签字时，他总是说：“等等吧！我现在是代县长，不是法人代表，可不能胡乱签字哟！”

实际上，没人计较郑钰是代县长还是县长，也没有人敢去计较。既然是组织上确定下来的，那就是县长无疑了，谁还会和组织过不去呢？

财政局长朱浩宇一直以来都听从郑钰的安排，遇到紧急需要处理的财务问题，郑钰安排朱浩宇先拿钱，就当是借的，财务嘛以后再说。朱浩宇每次都笑眯眯地把钱拿出来用了，也不问财务怎么处理，也不找郑钰签字什么的。他知道找郑钰，郑钰也不会签，谁让他那个县长还有个“代”字呢！

郑钰属于典型的“空降部队”，这些“空降兵”的来历，下面的人摸不清楚，常常觉得很神秘，很无奈。

郑钰下来之前，卡玛县早早就传出来县委书记要调走，而时任县长的熊文郎将升任县委书记，人大主任姜如农改任县长。

人大主任姜如农不算老，本来他不该来卡玛县当人大主任的。市局的多个岗位他挑来挑去，不是嫌苦就是嫌权利太小，一来二去又耽搁了些日子，最后组织上让他到卡玛县任人大主任。而且私下里告诉他，卡玛县的班子快要调整了，到时给他安排当县长。

这几年，早已不像从前那样，到人大、政协任职的都是年龄大、资格老、

不好摆布的干部了。有些组织上看中的人才，暂时没有合适的位置，也是先安排到人大、政协任领导，机会合适了再转任一把手。既让任职的同志熟悉了解当地的情况，又能把人大、政协这些人们普遍认为只是等着退休养老的单位，只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单位盘活了。看似只是充当门面的单位，哪天领导岗位一变，那就是实权人物了，让下面的很多人都对人大、政协不再不当回事了。

本来熊文郎任县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而人大主任当县长，这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不料班子变动时空降来了个郑钰，熊文郎如愿当上了县委书记，可姜如农只能仍然做他的大人主任了。

这次选举就是由姜如农负责组织的，不是换届选举，只是一年一度的全县代表大会。可是郑钰在处理经济事务时不签字，许多部门都在抱怨，尤其是那些原先以为姜如农会当上县长，从而提前考虑一些项目并且适当花了前期经费的部门领导。本希望姜如农当上县长后，就给他们启动项目建设的人，不仅大失所望，还有点担忧。新来的这个郑钰不签字，那这些项目还上不上啊？项目要是县里不同意，项目的前期经费到哪里去找来填亏损？

这些人原希望借此机会接近和姜如农的关系，一旦他当上县长，今后很多项目就要靠他拍板了。虽然熊文郎当县长没有亏待过他们，毕竟升任县委书记了，那是抓宏观建设去了，这些项目建设方面的事还是找县长更方便一些。

经费开支上是行政首长“一支笔”签字，你一天到晚跑去和县委书记汇报项目上的事，人家书记才没有那么多时间接待你呢！最后涉及钱的事又要折回来找县长，县长会同意吗？你不是心里眼里只有书记？那这个县长难道不是党的组织安排来的吗？你们今后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县长是不用来找了，那不白瞎了吗？这些人看得很清楚，进而背着熊文郎早就和姜如农黏在一起了。

倒不是那种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行为。按说工作上也是该给姜如农汇报的，只是有的项目前期工作本该是首先让熊文郎知情的，但是他们只汇报给了姜如农，只让姜如农知道。

书记县长对这些项目的筹备情况，却是一无所知，只有姜如农才了解，才掌握。

没有想到这个郑钰一来，把一切都搞乱了。

郑钰对卡玛县的情况多少还是了解点的，虽然来的时间不多，多数时间在基层调研，想用最短的时间熟悉县情，熟悉各个部门的人员，尤其是负责人，其他的根本来不及去想去做。有的情况他还是感觉到了一点点，可是又找不到人去核实，也不会有人对他讲。

但是郑钰对这场选举还是充满信心的。

刚接到调令，匆匆向领导辞行时，组织无一例外的嘱咐他要好好工作，要处理好人际关系。甚至有好友给他出谋划策，要他在选举之前多拜访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大代表，对那些有实力操盘的乡镇党委书记更要忍之让之，工作上的事到选举过了再说。

一直以来，他都小小心心地做事，堂堂正正地做人，他觉得选举中胜算是没有问题的。何况这次只是人大例会，只是补选县长必须要走的程序。何况选举采取的是等额选举，只要过半，他就可以当选卡玛县县长了。

可是当总监票员宣布选票统计结果时，他还是激动的很。他怕慌神闹出笑话，他觉得应该和谁分享一下这份喜悦与激情。但是坐在主席台上的熊文郎、姜如农等人除了巴掌拍得响外，没有任何表情，他们心里是什么滋味，没法猜得出。

郑钰无意中摸到了自己的手机，对了，手机！

郑钰把手机掏出来，虽然多次在开会时郑钰也强调会场纪律，还重点说了手机的事。会场中若不是禁止手机随意地使用，那手机铃声将会组成一场杂乱的音乐会，接听电话的声音更像是逛一条闹市。

此时，郑钰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将选举的结果迅速编成短信，发给关注他的领导，发给关心他的朋友。 —003—

全票当选！这可是个不得和别人分享的快乐。

半年来，他从来未像现在这样高兴过，在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几乎没有有什么工业可言，全县的财政收入仅用来发放教师的工资都不够。

那么多人的嘴巴等着吃饭，那么多的事情等着用钱，还有原来的负债。

说道负债，他不知道有多少，只知道过年前一帮帮债主上门讨债，都是振振有词，都说是债务已经欠了他们好多年了，县里一直不还，都说中央一再要求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都说一到过年就无法过，成天到处躲债。

郑钰无奈，他曾悄悄地调查过这些债务形成的原因，也一直在了解财政有多少资金可以用。结果是债务不还不行，财政则是没有钱可用。

郑钰只好央求他们再缓缓，再通融通融，过完年县里召开人代会，会后一定想办法还钱。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再宽容县里一点点筹款的时间。

其实这些老板们也只是在过年过节时借机讨要一下欠款，平时谁敢去和政府要钱哪！本不抱有希望的，郑钰说的话倒让这些老板们担忧起来。

新任的领导自己用钱都还捉襟见肘，听说财政上的事一个字也没签，这些

情况可是财政局长朱浩宇亲口说的。当老板的人哪个不是和朱浩宇打得火热？财政局长的话哪个能不相信？

常言说得好，新官不理旧事。

这个郑钰说他要筹钱偿还欠款，这些老板真是不敢相信哪！看他郑钰也没有三头六臂，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县长刚履职没有几天，说话也敢这样牛吗？

大家都等着他如何办，倒是没人再去催债了。

郑钰一边发短信，一边走神。直到熊文郎用胳膊拐了他一下，悄声说：“还不快去发表任职演说！”他才回过神来，感激地看了熊文郎一眼。

郑钰个子不高，偏瘦，黑黑的，从来不刻意梳妆打扮。比如头发，就那么用水敷上抹它一抹，不知道是没有时间打理呢，还是从来就这样很随性，反正是看着看着，慢慢的不但觉得习惯了，而且倒方显得很有个性。尤其是他的精神气十足，那双眼睛不大，但贼亮贼亮的，大多数时候都能把人看穿到心里去。

郑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发言席。旁边的人无论有没有挡着他的道，都一律身子朝前倾，双手往后挪椅子。有的只是做做样子，既做给别人也做给自己看。

—004—

郑钰健步走到发言席，抬头扫视一遍台下的人，说：“刚才，各位代表把神圣庄严的一票投给了我们，这是大家对我们的极大信任和鼓舞，也表达了全县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和重托。在此，我代表新当选的新一届县政府领导班子，向全体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位代表选举我为卡玛县人民政府县长，我的心情不仅仅是喜悦，也不仅仅是激动，更多的是感激，是沉甸甸的责任感。

我深知，每一张选票的分量，它代表的是信任，寄托的是希望，赋予的是使命，交付的是责任。

我为自己能够有机会为卡玛发展尽力，为卡玛人民尽责，感到无上的光荣和由衷的自豪！

在此，请允许我向各位代表和卡玛人民的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时此刻，我在想，这里的每一张选票都是卡玛人民对我的信任。我踏上了卡玛这块热土，来到卡玛，卡玛就是我的家！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卡玛的山山水水和这里的人民；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成为卡玛人民认可和信赖的公仆。现在，我已经深深地融入卡玛这片美丽的土地，为卡玛人民之喜而喜、为卡玛人民之忧而忧。更让我感动的是，全县父老乡亲很快就真诚地接纳了我，并给了我太多的关爱、太多的鼓励、太多的期望。这种信任是巨大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动力源泉，将鞭策和激励我在前进的道路上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此时此刻，我在想，这里的每一张选票都是卡玛人民对我的考验。卡玛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卡玛人民勤劳智慧、诚恳淳朴，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特别是近年来，卡玛的经济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更加富足，发展前景更加广阔。今天的卡玛是一个干事创业、大有可为的好地方，全县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氛围空前浓厚。历届县委、县政府也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是对我的考验和挑战。

此时此刻，我在想，这里的每一张选票都是卡玛人民对我的重托。县长的岗位，不是特权，不是荣耀，而是责任、义务和奉献。县长的任期是有限的，但为卡玛人民服务的责任是无限的；县长的权力是有限的，但为卡玛人民服务的义务是无限的！对我来说，今天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将百倍珍惜全县人民给予我这个干事创业的好机会，不求个人名利，但求人民满意；不求个人荣辱，但求百姓认可；不求个人得失，但求群众信赖。今后我将以勤补拙，尽我所能，殚精竭虑，不懈努力，不负重托，忠诚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为卡玛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今天，接过县长的接力棒，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考生，面临的考题就是卡玛经济社会发展这篇大文章，这是对我的一种检阅，一种审视，一种挑战。面对这个考题和前任们的辉煌业绩，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倾注我全部的热情和心血，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做到以下几点，请各位代表监督：

一是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始终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发展高于一切。我将保持强烈的责任意识、忘我的工作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带领县政府一班人，围绕科学发展、加快发展，鼓足干劲，迎难而上，充分运用我县发展中的有利因素，紧紧抓住危机中蕴含的发展机遇，一心一意谋发展，一门心思干事业。

二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始终把为民服务作为第一责任。我将始终坚持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多施安民之道，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疾苦，多办访贫问苦、扶贫助残、雪中送炭的好事，多办看得见、摸得着、受益多的实事，切实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普通百姓，做到职为民守，责为民尽，权为民用，利为民谋。

三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始终把务实苦干作为第一要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重实情、说实话、出实招、求实效，少说多干、不事张扬，不图虚名、力戒浮躁，把全部的心思凝聚到干事业上，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到办实事上，把真正的工夫运用到谋发展上，做到在实干中攻坚克难，在苦



干中磨炼意志，在善干中多出成果，在巧干中实现突破，以扎扎实实的工作取信于民，以实实在在的业绩回报社会。

四是树立正确的大局观，始终把团结奋进作为第一追求。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在我们共同奋斗的征程中，我将倍加珍惜目前全县上下心齐气顺、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带领政府班子，始终把政府工作自觉地置于县委的领导之下，认真、主动地向县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自觉接受县人大的法律监督，主动接受县政协的民主监督。坚持民主科学决策，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把全县之力、全县之智凝聚成实现卡玛加快发展、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强大合力。

五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始终把清正廉洁作为第一形象。我将倍加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积极地面对人生，执着地追求事业，虔诚地感谢生活，以厚责之心对待自己，以真诚之心对待同志，以感恩之心对待组织，以奉献之心对待事业，以赤子之心对待群众，不为名利所困，不为物欲所诱，守住气节、耐住清贫、顶住歪风，清清白白为官，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干事，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

各位代表、同志们，新的征程已经起航。我将始终保持一颗感恩之心，一种博爱之情，一股拼搏之劲，一身坚毅之气和一腔奔涌的热情，倍加珍惜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倍加珍惜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在未来的征程中，紧紧依靠县委的坚强领导，紧紧依靠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和支持，紧紧依靠全县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紧紧依靠政府班子的团结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受干扰、心无旁骛，踏下心来琢磨事，扑下身子干工作。尽心竭力，创新实干，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做一个人民认可的县长，做一个人民放心的县长，做一个人民满意的县长！”

郑钰的就职演说很真诚，不时迎来阵阵掌声。

过后，熊书记对会议作了总结，对郑钰照例做了一番勉励要求，大会开得热烈而圆满。

卡玛县有一条河从县城中间穿过，当地人管这条河叫金江而不叫河。

金江从遥远的雪山绵延而来，到这里比较平缓，河宽46米，不深，只是两岸不知是何年堆砌的石头挡墙显得很有些年代。河内聚集厚厚的淤泥，岸边不时有垂钓老人，悠然自乐。两岸的熟人相互打招呼，有说有笑，就是很难走到河岸的另一边。沿河朝上游走6公里，有一座平板桥相通，居民们互通往来全靠这座桥。据说桥是多年前本地发了财的贤达人士集资修建的，桥东头立着一块石碑，碑上镌刻着这段历史和捐资者的名字。人们通过桥时都怀着敬仰的心情和目光，就连大人教育孩子时也常说：“好好念书，大了学好本事，也像某某人一样，为

人们做点好事。”

只是不知从何时起，卡玛县县委机关办公楼修建在金江西面，而人大、政府、政协办公楼修建在金江东面。

县委机关的人去对面办事，通常派一辆车，说下政府去一趟，不管是去人大或是政协或是江那边的部门，通通只说下去政府一趟。西边的人要到县委那边汇报工作或是过去办事，有县委领导时就说上县委哪里去汇报一下，其余时间就说去县委那边溜一圈。说的心里很舒服，听的人也很欣然，似乎把县委机关办事说成是去溜一圈，自己就会飘飘然，似乎自己就解了气。

当然这不是对卡玛县委有什么深仇大恨，也不是说县委的工作就做得一塌糊涂，而是老百姓对社会总体上有着失望和不满情绪的弥漫。

这几天，熊文郎从东面搬到西面就任去了，郑钰这里却是很热闹。很多部门的一把手和班子其他领导都来汇报工作，事情很多很杂，只能了解个大概。

倒是几乎每晚熊文郎都安排好饭局，陪郑钰吃饭。总觉得有点奇怪的是不论饭桌上的领导或部门负责人怎样变换，熊文郎总是带着妇联主席曼莎。曼莎的酒量出奇的好，大家一致评论曼莎的酒量比她的身材都要好，这里面的意思恐怕只有卡玛人才理会得到吧。

—007—

在单位上班的女人中间，还没有看到身材比曼莎还要吸引眼球的，身材不高，看似偏瘦，可全身上下该凸的凸，该凹的凹，那腰肢！不仅仅是腰肢，是整个身段都水一样柔软，每次经过你身边，都担心她会瘫软在地。总想扶她一把，又总是不敢伸手，怕亵渎了她。

她其实很快地就会从你身边飘走，仅仅留下一串甜美的笑声回荡在你耳旁。她说话真诚幽默，作风却是大胆泼辣。

这样一出现就能立马制服绝大多数男人的曼莎的身材，可以想象她的酒量该有多好。可是这些基本上只是卡玛人才知道，只是领教过她的酒量的人才知道。再加上她非常会劝酒，举手投足非常得体，不是那种抱着男人的头，坐着男人的腿，摸着男人的脸，娇滴滴的灌男人酒的那种。那样子的女人只会博得一时的哄堂大笑，别人看来只如看到耍猴耍到精彩处而已。

而曼莎绝对不是那种女人，她三言两语就会让男人心甘情愿喝下浓烈的白酒，甚至人家还要想方设法寻找机会回敬她，以期望给她留下些许印象。

偶尔也会有男人在酒桌上调笑轻薄她，多半都会被她软中带硬的半玩半真的话吓回去了。真碰上那种厚颜无耻的东西，她也是一点情面不会留，即便不是真骂一顿，至少也会马上离席而去。让你尴尬不已。

奇怪的是，每回敬酒到了郑钰身边，她总不勉强郑钰喝酒，也不多说话。

只是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看看他，又似告诉郑钰少喝点酒，又似表明摸不清郑钰的酒量不敢轻易出招，也似对郑钰是敬而远之。反倒勾起郑钰的无限遐想。

曼莎多半是会随着熊文郎一起接待客人的，接待多半也是热情而圆满的。郑钰来卡玛时间不长，他不会单独邀请曼莎赴酒席，毕竟她和熊文郎关系太紧密了，而对郑钰却总不太说话，又总是留给郑钰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

让郑钰搞不懂的，还有她的职务。全省几乎都是县妇联主席进入县委常委班子，不仅仅是进入全县的核心决策圈，同时，县委常委是副处级，而妇联主席只是正科级。

她和熊文郎走得那么近，又为什么不让她进入常委班子？

妇联组织属于党群口，开会时也看不到她的身影。郑钰除了和熊文郎一起接待客人时能见到外，几乎见不到曼莎，也没有接触。隐隐的，郑钰还真希望有机会多了解一下这个女人。

郑钰太忙了，上任以后，许多乡镇都还没有时间跑完。那都是惯例，说是下去调研，其实更多是下去和乡镇干部见个面，谈谈心，互相加深点印象。毕竟有资格出席县人代会的乡镇领导班子成员不多，很多乡镇领导也要自己去到乡镇才会进一步有接触。

可他实在是安排不过来，除了要按时参加各种会以外，应酬接待多，各部门要项目要资金的多。

卡玛这样一个国家级重点扶贫攻坚县，年财政收入只有 6679 万元，只能用来发全县半年的工资。

偏偏郑钰到任后，财政不但没有钱，国库空虚，而且熊文郎签了字，需要认可的各项费用还有 2000 多万元，其中大部分是工程费用。

工程费用中倒只欠着少数几个老板，别的都是征地拆迁方面的欠款。政府和老百姓签了协议，费用却没有足额付清，本来老百姓就嫌赔偿标准过低，政府又长期拖欠。群众为此上访人数和次数都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

乡镇对此也是一肚子委屈。做老百姓的工作，和老百姓签协议，主要是乡镇村组干部在做。当时也答应老百姓工程完工后将会如数付清，可现在一拖再拖，乡镇干部无法面对群众，县财政状况他们也是心知肚明。

乡镇干部明知道这些不是郑钰造成的，可除了找郑钰要钱外，他们也只有郑钰面前发发牢骚了。

郑钰不想让这种状况恶化下去，人代会期间，郑钰通过人大代表的呼吁和召开形式多样的座谈会了解到，卡玛县人民最迫切的需要是在金江河面上修一座桥，方便东西两岸人民的生活。

修桥！每年的人代会上都是代表们提得最多的意见。

郑钰也想在卡玛实实在在做点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事情。

在会议期间，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在金江河修建大桥被列为会议上唯一一件人代会议案，参加人代会的人大代表超过八成都在上面签了字。这么迫切需要做的事不能再等了，上班以后郑钰就让办公室通知财政局长朱浩宇来办公室。

秘书说朱浩宇刚从市里出差回来，正准备向熊文郎汇报工作，已经联系好了熊书记。

郑钰心里很窝火，下意识地咽了一口水，没憋住，冲着秘书说：“你告诉他马上到我这里来，我有紧急事情找他，要是来不了，今后也就不要再来。”

秘书知道指的是财政局朱浩宇。转身跑出去安排了。

很快，朱浩宇小跑着到郑钰的办公室。

郑钰抬起头来，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也不说话。朱浩宇被盯得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头上的汗珠子都冒了出来。身子本来就超前倾着。原打算是准备好和县长握手的，可是欲再往前不敢，想退后不能。脚下像灌了铅一样，心里憋得难受。

终于，朱浩宇反应过来，无论如何都要打完招呼再说。

“郑副县长，不……不是……是郑县长；嗯……嗯……郑代县长……啊！……应该是郑县长……正县长……”

郑县长，你好，听你的秘书吩咐，说有……有事找……找我？”

郑钰看到他那一副窘态。微笑着用手指了指沙发：“朱局长，别紧张，没什么事，请坐。”

朱浩宇原来是县政府办主任，人年轻，有朝气，也舍得吃苦，经常加班加点地干工作。早些年由于一点琐事得罪了当时的县长，而朱浩宇事业正红火，县委书记比较欣赏他，又是他远房的亲戚，正准备提他任副县长。结果县委书记在那个关口高升了，由那个县长升任书记。

本来朱浩宇的副处级后备干部已经公示了，即将要进行任前拟任职位公示程序，他已经开始到处请客吃饭。虽没说什么，但那种提前赴任的情绪表露无遗。

没想到，时间过去了两三个月，任职的事情传言越来越少，消息越来越冷淡。

终于县委书记找他谈话，说自己在当县长期间如何得到朱浩宇主任的支持和理解，说办公室的工作如何如何辛苦，问朱浩宇想不想调换一个工作。

朱浩宇以为梦寐以求的事终于要来临了，千恩万谢一番，出去逢人就夸书记对他如何如何哈，没想到最后一纸文件把它调去财政局任局长。

听说财政局是个关键岗位，是个实权单位，但提副处级的事只怕是泡汤了。

“唉，朱局长，这段时间真忙啊，辛苦你了，听说你正急着赶过去向熊书记汇报思想，那你先去忙吧。我有点事找你，但不急，等那边完了再到我这里来吧。”郑钰轻声对他说。

朱浩宇毕竟当过政府办公室主任，马上听出来话中有话的味道。

郑钰叫他“朱局长”，而不是像从前一样叫他“朱局”；说到县委那里去不说有事要到县委那里，而是说的“赶过去”；不说去汇报工作，而是说要去汇报思想。既然知道他朱浩宇准备去熊书记那里汇报工作却又让秘书通知立马赶过来，来了后又说不忙。

朱浩宇来不及多想了，但情绪缓过来了很多。

“县长，我早就想来汇报工作了，可是熊书记刚去上任，他在政府任职期间的一些账务还需完善。而您又暂时没有签字的事项要处理，人代会后又去市里办事，刚回来，没来得及和县长汇报，真是对不起了。”朱浩宇小声说道：“书记那里没什么重要的事，就请县长先做指示吧。”

“什么指示不指示的，别那样说。”

“嗯……是……是。”

“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跟你商量一下近段时期的财务上该如何处理，下面有许多地方都等着用钱呢！”

“县长怎么安排，我怎么办。”

“问题是我安排了，你拿不出钱来怎么办，大家都是等米下锅啊！”

“就是，就是。”

郑钰看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好点子，财政的状况在那里明摆着，连发工资都愁得慌，你让他这个局长拿什么办法去应对那许许多多的事。

郑钰只好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我想呢，经费上的事暂时这样子来安排，原来的呢，能拖的先拖着，我签批了你拨钱，把国库里的钱核对一下，及时和我汇报。我签多少拨多少，不准拖欠。”

“好的，好的。”朱浩宇嘴上应着，心里却叫苦，哪个县长不是这样子说的。

可是签批过来的单子那么多，我朱浩宇又不会生钱！到哪里拿来不拖欠的票票子啊。心里只想着先应了再说，只怕今天看着新县长的样子不太高兴。

对郑钰他心里是没底的，猜不到郑钰心里想什么。尤其是上任这么长时间，从来不提经费的事。而且说是要把县长的那个“代”字去了才办理费用签字事项。

一方面害苦了朱浩宇，他是一分钱也没敢轻易拨出去啊！除了像发工资这样的保吃饭的事。另一方面，他时不时地打听到郑钰在查问县里的一些经费支出情况，可就是没有问过他。

鬼知道他不签字是为什么，是为了核实有些经费问题呢，还是借此向县委施压，叫县委早点召开人大代表会议，名正言顺地当上县长，把代字去掉。

朱浩宇见过的县长中，谁不是组织上刚任命为代县长后，就迫不及待地抓住财权，通过签批费用而笼络人心，为选举铺路。

只有他郑钰好像对选举持无所谓的态度。

朱浩宇知道，有的县长差不多要“代”上一年，等召开一年一度的人代会时才选举。有的县长连“代”字都还没有摘掉，在选举中就出局了。

另外，有的人可能不会注意，在换届选举期间，你是在换届之前已经是县长了，那么换届选举时再次当选，就已经是连任两届了。

而这种政府部门常常是在换届之前半年左右才更换人员，让你既有时间熟悉工作情况，又有时间和代表们接触交流，实际上也是方便选举时相互增加了解。

现在，郑钰到换届时再参加选举，就不是初任而是连任两届的县长了。

卡玛县的换届选举大会再过几个月后就要开始了。人大的姜如农主任为人代会的费用都问过朱浩宇好几次了，总是没办法定下来。

“但是我会把握好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开支我一律不批。”郑钰接着说。

“好的，我们财政上坚决执行县长的吩咐。”

“这次人代会上县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明确了要在我们县的金江河上修桥。我考虑不仅仅只是修桥，恐怕河两岸的环境也要整治一下，河底的淤泥也该清理一下了，不行就把河底硬化成水泥地坪算了。”

“好啊，好啊，全县人民盼望了好多年的事。郑县长您抓紧落实了，那全县人民群众都会感激您的。”

“这可不是一般的搞政绩、搞形象工程的事。是确实为老百姓办实事啊。”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卡玛县最大的实事，最得民心的工程。”

“可是这修桥修河的钱怎么办，县财政能拿出多少来？”

一提到经费，朱浩宇低着头不敢做声。手指夹在两条腿之间，不自然地乱动，右脚尖来回蹭着地板，却是不敢看郑钰一眼。

“这样吧，要县里拿钱来做这么大的事，的确不太可能，你先准备好360万左右的资金，我考虑找一家好的设计单位，为我们认真规划设计一下，再根据情况分步实施。相关部门也去争取一点项目进行拼盘，先把整体设计搞出来再说。”郑钰依然不离开修桥这个话题。

“县长，恐怕县财政连360万这笔钱也是拿不出来啊！”

“这可不行，设计费不能拖欠，也不能赊账。要求人家保质保量地完成设计，

你不是足额付钱怎么行。”

“可是实在是没有钱啊，卡玛的财政实在是太穷了哇！”

“那你能拿出多少来？”

“最多有七、八十万而已。”

“不说了，原来的工程费用能拖的先拖一拖，无论如何你先想法保证凑足100万元，别的再说。”

朱浩宇感到十分为难，可这架势，他不答应也不行，只好先应承了，郑钰才放他走了。

接着，郑钰召开全县经济运行分析会，尤其对如何增加财政收入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同时，对如何筹集经费修建金江大桥广开言路、广纳贤言、广纳意见。

会议开了三天，会上讨论得非常激烈。

会议上提出对利普拉铜矿收取一定资源费。利普拉铜矿是鲁拉集团下属的冶炼黄铜的公司，老板叫林桂发。鲁拉集团在取得矿山的采矿权后，并没有在卡玛县开办铜厂，而是将矿石拉到其他地方加工冶炼。

—012—

卡玛县的人没有几个去过鲁拉集团的铜矿加工厂，只说是效益特别好。这几年铜价节节攀升，加上鲁拉集团的铜产品格外受国内外市场的青睐追捧。有人甚至传言，鲁拉的铜里面含金量很高，别人买铜后还要提炼一次黄金。只是鲁拉的冶炼技术达不到，无法提炼出金子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发财。外面的传言很多，林老板却从不说什么，每月从卡玛县拉走的铜矿石则越来越多。

经济运行分析会达成的第二个方面意见是要节约，每个单位都要想办法压缩开支。对平日里的婚丧嫁娶宴请也作了规范要求，狠刹攀比之风，提倡务实作风。充分调动行政监察部门的积极性，对行政纪律和作风采取过硬的监督手段，为干部创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

第三个方面是与会大多数同志都赞成使用以前县财政紧缺时的筹资方法，让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中没有贷款的有房者，将房产使用证借给县人民政府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来修建金江大桥。

有房子不借者，将给予一定处理。这里不说处分，是因为人家不违反国家规定，不违反纪律，你没有处分别人的依据，但要进行处理。

明眼人都知道，处理就是你的科级职务干不成了，或者说最低限度也会把你从实职岗位调换成虚职。

全县的重大建设你都不支持，说明没有全局观念，你如何能够有驾驭经济社会的能力？如何能够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调整你的岗位那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一时间，在银行有贷款的人暗自庆幸，没有的也抓紧去办理贷款。即使贷款出来的钱没有用途，只要能将房产证抵押到银行，宁愿承担利息也不愿意把房产证借给政府。

有的甚至和家人商量着离婚，把房子划给对方，自己突然间一贫如洗。

最后全县借给政府的房产使用证寥寥无几，抵押后能贷出来的款1000万都不到，与宏大的修桥计划相差甚远。

很快，卡玛县干部都领教了郑钰说到做到的作风滋味。

只要认定了的事，只要答应了的事，你不在时限内完成，骂你一顿那只是轻的了，而很多人则是连骂都受不了。

郑钰骂起人来是一针见血，一点情面都不留。

更多的人则是想方设法把分内的工作干好，祈求在工作中不要碰到他，不要被逮着，不要惹着他。

原来熊文郎签了字没有拿到的钱那些工程老板，几乎都转而找郑钰。多数时候郑钰总能找出一些不该结算到那么高的理由，进而提出解决的方案。那些工程老板无一例外的同意将经费压缩下来，双方认可后立即支付。老板们都想着只要能马上拿到钱，即使让点利下来也划算。

县委那边尤其是熊文郎可不怎么高兴，在群众中的威信郑钰很快就高过了他。

大家都知道找县长办事好办，即便挨骂也要去找。只要你的理由充足，只要你办的事符合群众利益，办起来很顺利，经费上也会有相应的保障。

虽然熊文郎是地道的卡玛县人，郑钰是外来的干部，可卡玛县认识郑钰的人多起来了，谈论郑钰的更多。

再加上那些工程老板在郑钰这里心甘情愿地拿了钱，总是会到熊文郎面前发牢骚，说是他签的字新县长不认，必须要重新签批，还把他们的利润也砍了，熊文郎手里发包给他们的工程全都亏了本等等，让熊文郎越听越不是滋味。

这几天更让熊文郎头疼的是香罗果糖厂工人闹事。

香罗果糖厂是全县最大的企业，这几年厂里的效益不太好，农村种甘蔗的农户越来越少。每年只要开榨，都是亏本的。

县里早已将香罗果糖厂纳入国企改革的重点，派了好几拨工作组下去调研，都没有解决好改制的问题，反而是越闹越大。

香罗果糖厂的负责人叫苟宝，是市委副书记苟官的弟弟。

更鲜为人知的是，苟官的夫人和熊文郎的夫人是内亲，只因各自依了老人的姓，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别人不知道，可他熊文郎是清楚的啊。

他熊文郎能一路官运亨通，从一个小小的秘书没几年就当上了县委书记，是全市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不就是全靠的苟官亲自操作的吗？

调查组认为，近年来，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企业机制不活，产品销路不畅，货款回收慢，工厂经营都是硬挺着的，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企业失去了活力。

熊文郎是力排众议，坚决支持香罗果糖厂进行技改，以增强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

就企业改造升级的贷款，也是熊文郎帮忙从中周旋，才搞到手的。

熊文郎不支持不行啊，那糖厂负责人可是市委副书记的弟弟。无论别人怎么想，自己则是不能忘记苟官副书记的关怀。

虽然说自己 and 妻子的感情不是很好，妻子每次见到苟官，在有外人时很注意掩饰他们的亲戚关系。一到没有外人时，就一口一个姐夫，那声音娇滴滴的，让熊文郎心里好不舒服。对外面又不肯承认和苟夫人是姐妹，在家里却是姐妹长姐妹短的。

尤其那一声姐夫，总让熊文郎想起一句话：“小姨妹的屁股，姐夫有一半。”

也因为这层特殊关系，熊文郎在家里更觉矮人一截，什么时候都是妻子说了算。

他常常在外面和女孩约会，县里大凡有点姿色的女人，他都要想法勾搭上手。抽空还经常去歌舞厅，十次有八次嫖娼宿妓。

他妻子可是个醋心大发的女人，常常去逮这只喜欢偷腥的馋猫，每次都逮不到。

逮又逮不着，想又想得到，她只好每月将熊文郎的通话清单打印出来，从手机到办公室电话都逐个去核实。

只要对方是女性，她就想方设法要求见面核查。她感觉有威胁的，不放心的女人，就严加防范，重点监控。

妇联那个曼莎就属于她重点监控的女人。

香罗果糖厂依靠银行贷款，新投资建设了3条生产线以及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场所。甘蔗收购价格从每吨160元压低到每吨130元，农民纷纷改种其他作物，原料供应越来越紧张。

成本也越来越高，企业技改后，没有出现大的效益改观。

由于长期亏损，无力偿还到期的债务，无法获得新的资金支持。加之技术人员和高素质管理人员大量外流，各种负担重，扭亏脱困无望。

香罗果糖厂已经严重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的债务，具备了申请政策性